

# 杜立德首炸東京(一)

(壹)

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八日，美國杜立德率機，首次轟炸日本東京，為太平洋戰役中一件大事，到今天雖已四十年，而在中日戰史上，仍佔重要地位。蓋自民國卅年冬，太平洋戰爭發生，浙江省政府即迭奉中央及三戰區司令長官部電令，嚴催擴建衢州機場。衢州位於東經一一八〇度八〇分，北緯二十八度九〇分左右。南經江山縣，約二百里，即為福建省。西經常山縣，約一百五十里，即為江西省。西北經開化縣及遂安縣，約二百五十里，即為安徽省。且南有仙霞山脈，西有懷玉山脈為屏障，另有江山溪及常山溪，匯合城西，又有發源松陽與遂昌之住溪來會，故曰四省通衢。益以自福建省可南達廣東省與廣西省，江西省可西接湖南省與湖北省，安徽省又與江蘇省比鄰，故又稱為九省通衢。縣城附廓數十里，皆為平原，遂為建築飛機場之理想地區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，航空學校開始派員在衢州城東南的雄雞坂地區，建五百公尺見方的機場。二十三年春，擴充為八百公尺見方，同時拆建城市馬路，闢南新門。二十七年一月，增築滑走地帶，各長二百公尺，寬七十公尺，至七月完成。三十年，航空委員會編為全國第十三總站，於城南

十五里萬川陳地方，設辦事處。自冬季至三十一年，再加擴建。抗戰開始，衢州機場即成為敵軍空襲目標。事實上，自戰事重心西移，衢州機場已久無我空軍駐防。每次敵機投彈以後，當地老百姓群入撿拾廢殼破彈，以之賣錢。戰時鋼鐵難得，故售價頗昂，猶憶抗戰初期，我在金華，曾奉中央命令，徵集破銅爛鐵，老百姓紛紛響應。但送來者多係用過的馬口鐵空罐頭，無法還原。對兵工製造，毫無用處。衢州老百姓則不但不畏空襲，甚至盼望敵機來炸，亦一奇事。當時傳說衢州天主堂中，住有意大利籍神父。他在鐘樓上設有無線電台，隨時供給日方情報。有人主張入內搜查，有人主張逮捕神父。我則認為應行慎重，後來多方面證明，並無其事。

中美既並肩作戰，傳聞美軍要在衢州機場起飛，轟炸東京。浙人久為敵機空襲所苦，敵人往往只派出一架敵機，自晨至夕，在上空盤旋，則全省皆要發佈警報，一切工作均趨於癱瘓。我空軍既已後移，敵機乃在全無抵抗的情況下，任意翱翔。甚至飛行極低，在地面上即可看見其駕駛人員。如果投彈，更多死傷。因此一聞美機將炸東京，真是人人感奮，個個爭先。環衢州各縣的壯丁，皆應徵前往，群為擴建衢州機場効力。嚴寒酷暑，均未得一日停。農曆春節，民間例須休

阮 毅 成

息。惟因趕工，衢州附近各縣縣長，有於元旦日親自負木，步行數十里，赴衢州施工者。老百姓乃皆放棄休假，長途跋涉，入山伐木，肩負赴工，天寒道阻，毫無怨言。其時浙省境內，既無水泥廠，亦無鋼鐵廠。建造機場，全用巨木巨石。各縣樹木，砍伐殆盡。亦無各種機械，全憑雙手萬能。而敵機則空襲頻繁，民伋皆臨時伏於水溝樹下，敵機去則照常施工。或警報終不能解除，則徹夜工作達旦，至民國三十一年四月，遵限完成。

先總統 蔣公，對衢州飛機場，至為重視。早於民國三十年七月五日，即條示軍令部長徐次辰（永昌），謂：「敵或進攻我浙江衢州時，我軍作戰方案，亦須速製。該處大飛機場，無論如何，不能使之佔領也。」（原條示印本，見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卅一日台北出版之近代中國雙月刊第十三期。）

(貳)

民國卅一年四月十日，我自浙江省臨時省會方巖出發，經縉雲縣壺壺鎮，步行過高逾千公尺之蒼嶺，赴台州各縣視察。十八日，我住在浙江省臨海縣的望天台醫院。傍晚，忽有空襲警報。望天台是臨海城內的一個小山丘，并不甚高。陳省

幾醫生在其上建造了一所醫院，名曰恩澤，自任院長。陳院長的令侄慎修是我的學生。我到臨海，他便歡迎我在院中小住。陳醫生是基督徒，經常穿長袍馬褂。除診病外，愛蒔花木。院屋四周，遍植名卉。他曾陪我在園中散步，為一一舉草木之名，可稱為博識。

戰時戰地，經常有空襲警報，臨海縣面臨大海，更為敵機上下出入之所。縣屬的海門，曾為敵佔，我去的時候收復不久，滿眼都是斷垣殘壁。當敵人攻海門時，守將蔣志英殉職。四弟捷成，自中央軍校畢業後，分發在蔣部任參謀，僅以身免。

但空襲警報多在上午，過中午後已不常有，黃昏時更為難得。是晚警報發出後，不久天黑，燈火管制。我在醫院中，聞空中有飛機多架的飛行聲，更為奇怪。蓋自京杭淪陷，戰事重心後移，很難聽到有多架飛機的飛行聲音。且其聲極為沉重，似非敵機。如係我國空軍來臨，事先必有情報，防空監視哨不會發出警報。而在當時，我國空軍基地遠在大後方，亦不可能飛來東南最前線。

未數分鐘，接到沿海各地防空監視哨的電話報告，謂有不明飛機數架，在沿海盲目亂飛。既非敵機，又非我機，我忽然間想到可能是盟軍美國的飛機，一定是迷失了方向，才會在空中亂轉。我立即在電話中告知沿海各防空監視哨，如發現盟機降落，立即通知當地團隊，並發動民眾予以救護。我沿海并無機場，勢必迫降，機身必受毀損，人員不免受傷。我又立刻面商陳院長，可

否概送至該院治療休養，陳立即答應。

未一小時，空中機聲頓告沉寂，我想必是皆已迫降。警報解除，燈火復明。陳院長即親自與醫護人員準備房間、藥品，我即約縣長及縣黨部書記長來，囑其準備衣服鞋襪。其時天氣尚冷，當地又無西服裁縫。我說即用中國式棉襖、棉褲、棉鞋，立即發動民間定製，尺寸必須大號，先做二十套，限次日午刻做齊。

自午夜至天明，各沿海鄉鎮來的電話不斷。果然被迫降落的飛機是屬於盟軍所有，機身多已毀壞。機上飛行人員有受傷的，也有未受傷的，大都驚疑不定。其中有數人，是降落在三門縣屬的南田島上，距離敵人的據點極近。鄉村中極少有人能講英語，但當地民眾聞知係盟國空軍，紛紛燒茶煮飯，殺雞治酒，以表歡迎。也有人贈送棉衣棉褲，為他們更衣。我在電話中即告以：(一)不問受傷與否，立即送他們到臨海望天台醫院。鄉下沒有擔架，臨時自製，如有轎子，亦可徵用。(二)不要使他們在鄉中多逗留，以免敵人搜索。各地的自衛團隊須立即佈防，並掩護他們後移。(三)殘餘機身準備放棄，未燒盡的，予以焚燬。如敵軍來搶，不必抵抗。以免將敵人引向臨海，影響到他們的治療。後來接到報告，敵人果然進犯南田，搜索美國空軍。見人皆已移走，只剩飛機殘骸，乃不顧而去。敵軍以為迫降的美軍已由美國海空軍救走，却想不到是為我們接至臨海治療休養。

第二天中午以後，這批美國空軍健兒，才紛紛到達。他們迫降以後，彼此不知道消息，在途

中方才陸續見面，皆幸告無恙。除二三人傷勢稍重，即由陳醫生診治，逾兩個月方始告痊外，大多數均談笑如常。他們凡能自己行走的，都不肯用擔架或轎子，寧可步行，翻山越嶺，最長的途程有達一百餘華里的。他們看當地的老百姓，走路都健步如飛，自嘆不如。

我問他們為什麼會迫降在我國沿海，我這才知道他們是由杜立德率同首次飛往東京轟炸。上級的命令是轟炸後回到浙江的衢州機場降落。誰知道一到了東南沿海，天氣突然轉壞，迷失了方向。加以我方事先不知，發出警報，燈火管制，地面上一片漆黑，他們又從來未曾到過衢州，遂致在空中亂轉，被迫降落。

杜立德的指揮機，也未找到衢州機場，被迫降在浙江的天目山。為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所救護。另有盟機在江山遂安兩縣迫降，這兩縣距衢州已很近。總計那一次在浙省境內迫降的美國飛行人員共有五十餘人。杜立德當時只為空軍中校。他們回國後因此次的冒險壯舉，各晉升二級。抗戰勝利後，他已升到二級上將。

我在望天台醫院請他們吃中國菜，多為第一次吃到。還和他們照了一張相，他們都穿了我準備的中國大棉襖褲，足登老棉鞋。可惜的是這張照片，在三十八年大陸撤退時，匆促中未曾帶來。台北中央日報出版的蔣總統統錄第十三冊第卅九頁，載有當時美國空軍穿着大棉襖的照片，可能就是其中的一部份健兒。他們回國之後，曾紛紛來信致謝。

抗戰勝利後，美國政府邀請陳省幾院長赴美

國訪問，并予陳之公子赴美求學的獎學金，以酬謝其當年醫護之勞。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二日，陳省幾醫生來杭州訪我，謂其公子尚在美入醫校深造未回，美國政府及學校，均待之如上賓。

## (卷)

杜立德等在當時是如何規劃首次轟炸東京的，至為機密。在二次大戰結束後，我們才從美國發表的文件中，得知自太平洋戰爭發生，美國在日本海空軍進襲下，節節失敗，即早有轟炸日本以資報復，并藉以振興士氣的計畫。於是一方面要求中國政府，擴建浙江省衢州飛機場，以爲美國空軍起飛的基地。一方面密令杜立德（Jimmy Lt. Doolittle），準備B二十五型雙引擎轟炸機十六架，每架飛行員五人，共八十人，先行作轟炸日本的訓練。杜當時是空軍中校，奉令擔任隊長。在一塊神秘的地方，劃一塊像航空母艦上一般大的小機場，要他們練習降落起飛，務期嫺熟。但究竟要執行何種任務，却迄未說明，美國的計畫是將美國空軍轟炸機，用航空母艦載到太平洋的海面上，在距離日本不遠處，轟炸機起飛往炸日本，航空母艦則立即回航。

杜立德等於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，自美國西海岸舊金山，乘航空母艦黃蜂號出發，由四艘巡洋艦，擔任護航。開航兩天以後，才告知飛行員們，此行係去轟炸日本。當時，華盛頓通知重慶，四月十八日午夜十二時，將衢州機場燈光全部開亮，以待杜立德等於炸畢日本後回航，在衢州作第一次的降落。未料杜等所乘航空母艦，是日駛至距東京以東八百英里附近，突然發現兩艘日本巡邏艇（一說係潛水艇），美艦立即將其擊沉。杜恐日本巡邏艇已將發見美航空母艦事，電告東京，則日本必立即有所準備，遂較預定時間，提前兩小時，起飛往東京、大阪、神戶，在上空投彈。日方事實上并不知道美機來襲，欣賞與橫濱若干運動場上，正坐着滿座的觀眾，欣賞球賽，以致受損甚重。杜等行色匆匆，在東京上空，只三十秒鐘，即行向我國東南沿海飛返。但他提前兩小時轟炸的決定，只通知了華盛頓，華盛頓再轉到重慶，重慶再轉到衢州，已在午夜十二時以後。衢州機場仍照原約，在午夜開亮了全部燈火，却未見杜等飛機到來。但在兩個小時以前，東南各省發現機聲，不知係開機來臨，却發出了空襲警報，實施了燈火管制。杜等在油盡、迷途、黑暗、與天氣轉壞的情形下，紛紛被迫降落。杜立德本人的座機，則迫降在天目山白灘溪青年營駐地。他所率領的十六架轟炸機，全部被燬。飛行員得救者只六十人。其因飛機被擊落而爲日本俘虜者八人，其中三人立遭鎗決（一說是斬首），一人死於獄中，四人於戰爭結束後生還。另有飛機一架於返航時，遠飛至俄境西伯利亞

，爲俄軍扣留。飛行員五人，在俄境被拘留了三個多月，始獲釋還。另有一名飛行員，在跳傘降落中國自由區時喪生，二名落入海中失蹤。

至於在美國國內，聞知日本東京首次被炸，人民大爲歡呼。其時距日寇偷襲珍珠港，方只四個月，美國空軍已能實施反擊，戰爭將開始反敗爲勝。有人問：這批首次轟炸東京的飛機，係從何處出發？羅斯福說：「香格里拉。」這是美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所著小說「出發的地平線」中所說的仙境，不久便成爲家喻戶曉的名詞，又曾譜行了一支名曲，自大戰期間，以迄現在，仍爲人所愛唱。

杜立德因首炸東京有功，獲得美國最高的國會勳章。後來出任美空軍駐英第八航空隊司令，升任空軍中將。當年參加轟炸東京的美國飛行員，在二次大戰後的韓戰與越戰中，也仍有人再度參加作戰的。杜立德又親自寫了一本書，題爲：「東京上空三十秒」，記述當年首炸東京的事，後又拍成電影，曾在台北的電視節目中上演過。書中及電影中，均曾提到望天台醫院的陳醫生。杜立德於退休後，任奧馬哈保險公司董事。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廿五日，他已七十七歲，曾偕其夫人來台灣，出席該公司的太平洋區代表會議。其時台北的報紙，對於杜之來華，均未有新聞刊載。更少有人知道，他就是在二次大戰中首先率領美國機群轟炸東京的英雄。六十五年，他七十九歲，在美歡度生辰。我爲了要查證當年他們自東京回航，爲什麼未能找到衢縣飛機場，雖則與他素昧平生，仍去信爲他祝壽，并請他說明真相。

他並不認爲我冒昧，隨即不遺在遠，給我回信，說明真相。不但澄清了當時的許多傳說，這些傳說有許多本不能使人置信，却仍不免使人迷惑。也爲後世史家，提供了正確的史料。更可見大戰名將，風度畢竟不凡。

杜將軍給我的回信說：「親愛的阮先生：很高興與收到您十八日的來信。我們非常感謝中國友人爲我們建築機場，及照顧我們的機員。」

由於攜帶導航無線電的飛機，在來到中國途中墜毀，所以在中國機場，沒有信號，引導著陸。此次轟炸日本，我們並沒有提供太多的消息。因爲這次的成功，是爲了要造成驚人的效果。

杜立德敬上：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 
(肆)

因杜立德率隊首次轟炸東京，致日寇於民國三十一年五月，發動浙贛戰爭，旨在打通浙贛路，并佔領衢州飛機場。浙東在半個月之內，不但先總統 蔣公所示「無論如何，不能使之佔領」的衢州大飛機場，爲日寇佔領，而且寧、紹、台、溫、金、衢、嚴、處各舊府屬的數十縣，全部淪陷。浙江省政府於五月十六日上午八時，奉到自方嚴撤退的命令，限當日下午四時前撤完。各機關、學校、人員，輾轉在永康縣、武義縣、宣平縣、松陽縣、麗水縣、雲和縣、龍泉縣、與慶元縣的山區中流徙。如果日寇再逼進一步，我們已經到了浙閩邊界，在省境之內，就無處可留了。

當時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黃季寬（紹竑）在金華郊外十華里，羅店的住宅遭受敵機轟炸。秘書

潘君等炸死，隨從士卒受傷者亦有數人。黃在倉皇中，於晚間退至永康，聞敵人已近天臺，即乘原車赴縉雲，轉往麗水、龍泉，再至郊外一小廟中暫住。曾諳有臨江仙詞：

半壁殘餘今已矣，五年枉費心腸。宏圖宿願未能償。個中疑有數，成敗費思量。

勳業自來多鬼妬，幾翻遭遇堪傷。湖山路淡減容光，實慚勾踐比，無語話悽槍。

這一次的浙贛戰役，地方損失慘重。我手邊尚存有當時松陽縣長的報告，謂：「敵人佔松陽二十八天，本縣有四十二鄉鎮，流寇所至者達二十九。牲畜不留，廬舍爲墟。婦女淫辱，老弱慘死。財物被劫，壯丁被俘。死亡人數，有家屬可查問者得一千五百七十一人。被俘壯丁，據各鄉鎮報告，合計爲一千九百五十四人。其因避難山林，受毒菌或寒氣侵入而病死的，不下二千人。燒燬房屋，除了公共建築外，民房有一千四百四十六所。至公私財物損失，可以彙成百頁以上的帳冊，數字不可勝計。」松陽一縣如此，合全省各縣可知。

吳相湘先生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，亦謂：「此次戰役，敵軍深入浙贛兩省六百華里，蹂躪了六萬方華里的區域。凡稍涉及幫助杜立德轟炸機群的人，皆受到敵軍的報復。所有美國轟炸機隊員曾經到過的鄉間民房，都被燒燬了。中國人民慘遭殺戮，連小童也不倖免。某城市只因居民曾填平附近飛機場中了炸彈的凹洞，就被毀爲平地。衢州、玉山、和麗水的飛機場，被徹底破壞了。在日軍前進之先，日本飛機曾先後空襲各城

市，逾六百次。三個月的戰役，中國士兵和平民，死亡約二十五萬人。中國人對杜立德空襲日本一事，付出的代價是可怕的。」以我們親身經歷的人說，其可怕的程度，更非筆墨所能盡述。

事實上，杜立德率隊首次轟炸東京，并非自衢州機場起飛，回程也未在衢州機場降落。也就是衢州機場在萬分艱苦的條件下，擴建完成之後，美軍飛機并未使用過。此後美軍轟炸日本，起飛降落均在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艦，從未利用我沿海基地。我國空軍當時亦集中在川滇後方，似亦并未來過衢州。日寇將衢州機場佔領并徹底破壞之後，乃於八月中撤至金華、蘭谿二縣，以期縮短戰線，保存實力。余越園（紹宋）先生時任浙江省臨時參議會副議長，兼浙江省通志館館長，於衢州收復之後，由雲和前往省視老母。余先生原籍爲龍遊縣沐塵鄉，原係衢州府治內。其太夫人本住衢州，淪陷太快，未及迎養。余先生在其所著寒柯堂集（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）中，留有衢屬寇退感賦二首：

道路頻傳寇已摧，滿懷驚喜雜悲哀。可憐又作前車看，尚恐重行捲土來。餘孽未清還警枕，得聲已幸且銜杯。獨傷蹄跡經過處，元氣何年始得回。

卅萬貔貅鎮浙邊，戰無不勝亦宜然。早知深入終甌脫，胡弗圍攻却瓦全。百姓騰歎含隱痛，千秋徵信怯宣傳。會看追擊班師日，猶自論功奏凱旋。